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新冠自述

藝苑草　陳旭光

我有顯微鏡下艷麗的色彩
我有凹凸有致的螺旋
和神秘感性的花蕾　刺身
我攝人心魄的一瞥
讓多少人不寒而慄

我有詭異奇譎的生命圖譜
我有福爾摩斯也束手無策的罪案線路
我可能無處不在
我也不告訴你我從哪裏來
我蟄伏着　隱藏着
我居心叵測　心比天大
我有的是耐心
我有的是強勁的繁殖力
我只等待着　等待着
某一次人們的疏忽大意
某一次人們的玩忽職守
某一次人們的縱欲饕餮

一聲令下
我的千軍萬馬
向人類的血肉
身體的疆土
發起猛烈的攻擊
不分男女老幼
不管高下尊卑

我攻城略地
淪陷武漢　施虐神州
滲透歐亞　直抵非洲
我在太平洋豪華郵輪上駐足觀光
我們也不怕熱
到金字塔邊上溜達溜達

我的到來
讓很多普通人成為英雄
他們原本
是醫院的醫生、護士
家庭的好丈夫好妻子好兒女好父母
普通，平凡，幸福，安詳
在不需要英雄的年代裏
他們只想做一個普通人

我來了　我看見
那些悲壯
那些英勇
那些傳奇
那種同仇敵愾
那種全民團結
那種全球共怒
那種沙場秋點兵

在生與死的較量中
在生存還是毀滅的拉鋸戰中
也許有一天我不得不撤退
也許有一天我不得不重新蟄伏
我會到最陰暗的角落
我會到最深山的陰濕之地
我會潛伏於某個野生動物身上
我會覬覦着
窺伺着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曾經悄悄地來
記住吧
我的名字叫
——新冠

永遠的懷念
——悼曹驥雲

人與事　焦惠標

老曹(曹驥雲)走了，雖說九十二歲是高壽，但是，還是來得有點突然。我和老曹共事三十多年，很捨不得他這麼快就離開。

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新聞界慶祝國慶酒會上，我們還合照留念，互致問候，談得很開心。我讚他氣息不錯，九十多歲的人了，走起路來，不用拿枴杖，十分難得。老曹說，自己能夠看到國家七十年的變化和發展，很安慰。今年一月，退休同事茶敘，我看見老曹也有參加，坐在前幾桌。我本想讓他坐定後，再上前問候。怎料，一轉眼，他提前離席了。如今，只是相隔一個多月，我的問候永遠無法實現了，能不惘然？

最近在手機看到一個有關一九七九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視頻，前兩天又收到老曹離世的消息，勾起我塵封幾十年的回憶。那是一九七九年二月的一個晚上。

那時，中越關係已陷於低潮。那晚，剛好我和老曹打對面而坐。那時的座位是一張張寫字枱拼在一起，大家的距離很緊密，跟現在用屏風相隔，各人相對獨立，很大的不同。

大公報
華總理昨會見印外長指出
中國願與印度合作
並邀德賽總理訪華
中印外長齊稱兩國關係能夠改善應該改善
越軍昨又越境挑釁
作死作傷我軍副連長等
黃華說中印會談積極
雙方發展合作並保持
黃華已接受印外長的訪
廣人侵越軍猛擊　生命財產受威脅
廣西邊民被迫入住岩洞
盼解放軍堅決保衛邊疆
沿中越邊境廣西農業生產受嚴重破壞
Ta-Kung-Pao
天府花生

▲《大公報》復刊四十周年聯歡晚會，曹驥雲（右一）與同事合影　作者供圖

◀《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頭版關於中越邊境的新聞　作者供圖

那晚是二月十五日，老曹負責編《大公報》頭版，我編第二版還是做他的助手，已記不起了。只記得，老曹看完一篇新華社發自廣西的通訊稿後對我說，「我們要動手了！」（這句話，雖時隔四十多年，我還依稀記得）我接過老曹遞過來這篇新華社稿，也看了一遍，實在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

老曹根據自己的判斷，將這篇看似不甚起眼的新華社通訊稿顯著處理，用老初號標題，放在第一版左上角位置，很醒目。

第二天，我回到報館，把全香港報紙都翻看一遍，對這篇新華社稿，有些放在報屁股，有些根本不採用。如此重視，顯著編排的，就真的只有《大公報》一家。

真的，正如老曹所料，不到兩天，二月十七日，中國正式宣告開戰，開始了長達幾近一個月的戰事。

老曹對這條新聞從判斷到處理，前後過程，我親眼目睹，深深印在腦海裏，四十多年過去了，依然記憶猶新。

《大公報》是一家百年老報，聚集不少精英，老曹就是其中一位，能從一篇稿看到風向，窺見動態，從而作出準確的處理，令人敬服。

老曹等前輩經常教導我們，處理新聞，要有自己見解和看法，如果人云亦云，那是很難有競爭力的。諍諍之言，言猶在耳，斯人已逝，倍感愴然。

非常時期，非常預算案

郭一鳴　維港看雲

財爺陳茂波周三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大刀闊斧推出總額達一千二百億元紓困利民措施，包括退稅、寬減差餉、寬免排污費水費、豁免商業登記及牌照費、公屋免租、下調生果金年齡等，當中以所有十八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每人獲派一萬元抗疫津貼最為令人矚目，我忍不住要讚一句：財爺，好嘢！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爆發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社會各界各行業以至每一個市民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傷害，緊接着又受到新冠肺炎疫症嚴重衝擊，經濟活動幾乎陷入停頓，所謂屋漏偏遭連夜雨，結業、失業、減薪、放無薪假等各種壞消息接踵而來，「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特區政府透過財政預算案推出利民紓困措施，乃是應有之義，但紓困力度多大，是否需要開倉派米，以及如何派發等等，考驗財爺的智慧。

預算案公布之後，我的朋友圈有不同意見。J哥是某銀行高層，他第一反應是一千三百九十一億赤字太高，擔心影響香港信貸評級。他的擔心絕非杞人憂天，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幾十年來經歷大大小小多少次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依然屹立不搖，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因素，就是香港擁有豐厚財政儲備和一直奉行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今次破天荒一千三百九十一億赤字預算，佔特區政府現有財政儲備逾一成，而且預料未來五年都會有財赤，這樣下去會不會對特區政府財政造成壓力？未來會不會需要加稅去增加庫房收入？J哥的憂慮不無道理，希望財爺以及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向市民作出解釋。

◀香港政府總部位於金鐘添美道　資料圖片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逾一千二百億元紓困措施　中新社

M女士是前傳媒人，她質問財爺「派錢做什麼？是振興經濟？維穩？還是為派而派？」她認為社會不滿不是派錢能解決，反對政府的人拿了錢還是會繼續反政府，而區區一萬元又幫不到民眾長遠生計。M女士認為，不同政治立場的多個政黨齊聲要求派錢，基於政治壓力，政府不得不派，但她不認同被迫派錢的做法，「政府應該用這筆錢建醫院，改善公共醫療環境，或者將這筆錢投入基建，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她說。

我非常認同M女士派錢不能解決民怨的觀點，但認為今次派錢做法正是今年預算案的亮點。九年前曾俊華宣布派六千元，我在電視節目批評他不應該照抄澳門政府的做法，但時移勢易，這次情況不同。事實上陳茂波並不喜歡派錢，去年曾經公開表示派錢的做法不符合政府「理財新哲學」，但一年前的香港已永成記憶，財爺當然有權「擇善固執」，堅持不派錢的理財新哲學原則，但這樣做無異於政治自殺。財爺不僅派錢，而且全無討價還價，社會要求派一萬，好吧，那就派一萬，一分錢不少。M女士認為這是被迫派錢，我卻讚財爺不再抱殘守缺，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是否定自己，亦是突破自己。

會計師出身的陳茂波自三年前擔任財政司司長以來，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平淡無奇，連「派糖」也細眉細眼，不接地氣。但今年預算案卻大刀闊斧，放下政治正確的包袱，對民意作出正面回應。香港處於非常時期，需要一份非常的財政預算案，今次財爺能夠突破會計師注重計數心態，超越大掌櫃角色，着眼香港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政治經濟大環境，大膽運用財政手段，充分發揮儲備豐厚的優勢，為紓解民困發展經濟作出努力，實屬非常難得。雖然預算案有些內容和細節可能引起爭議，例如非永久居民不能享受派錢，法理人情上似乎說不過去等等，但總體而言，我認為這是陳茂波出任財爺以來最給力的一份預算案，值得給予掌聲。對這樣一份預算案，如果反對派橫生枝節加以阻撓，可能要付出代價。

疫情二三事

如是我見　魯力

一個冠狀病毒，讓全世界陷入恐慌。一個冠狀病毒，讓口罩這個平時極為普通的用品，成為人們搶購的必需品，變成各國管制出口的戰略物資。

春節前，我們一家已預定好到內地旅遊。當時已傳出武漢的冠狀病毒問題，於是一到福州，兒子就到街上買口罩。跑了幾家近郊藥店，他居然搜羅到了上百個口罩。沒想到，一天之後福州的口罩就徹底斷貨，好多朋友甚至從香港來電，問有沒有地方買口罩。之後的日子裏，似乎口罩就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去商場要戴口罩，買菜要戴口罩，出去散步也要戴口罩。甚至大年初一有兩個朋友過來拜年，全程也齊刷刷地戴着口罩。

回到香港之後，電視裏也天天上演着口罩荒。在病毒面前，人與人平等嗎？這是奧威爾式（Orwellian）的拷問，點出口罩荒的焦慮。為何有些人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去找到口罩，而有些人卻無能為力。有些人可以擁有更多免於感染的自由，有些人卻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在疫情肆虐下，一天換一個口罩是基本的要求，但如果價格不斷飆升，那麼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就要出現巨大的額外支出。雪上加霜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宣告倒閉，餐館與消費場所十室九空，不少打工仔在疫情下紛紛失業，面對購買口罩的支出，這一片薄布就成為打工仔的負擔。

回想香港的過去，那是一個被稱為「四小龍」的國際都市，是東方一顆耀眼的明珠。過去香港也曾遇到過許多困難，二〇〇三年的沙士也曾重創了香港。同樣是疫情降臨，那時的香港人團結一心，齊心抗疫。那時的香港醫護人員志願報名參加抗疫，高永文等醫護人員英勇進入醫院，為搶救生命而奮戰，成為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那就是香港的「獅子山精神」。而那時的香港醫護人員，是受市民尊敬的英雄，是人道的天使。而反觀這次的香港，在疫情開始蔓延的關鍵時刻，數千名醫護人員卻拋下病人於不顧，搞了一場連續五天的罷工。這是香港歷史上首次醫護人員罷工，從此在香港醫護史上寫下了恥辱的一筆。

香港經歷過沙士，死了二百九十九人，但當年的社會恐慌也沒今天的大。有人說，正因為經歷過沙士之痛，才會這樣緊張兮兮。捫心自問，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國，只是在疫情下，不少地區的工廠全面復工仍然存在困難，因為口罩不夠，難以確保工人的安全，導致地方政府與企業管理方都非常謹慎，以防止交叉感染大爆發。這形成了弔詭的局面，也使得口罩的產業鏈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不過中國畢竟是製造業大國，一旦「世界工廠」的動能被激發，就會有巨大的潛力被釋放出來。當前很多與口罩毫無關係的企業也要投身製造口罩，就說深圳的國產汽車比亞迪公司，二月初就宣布生產口罩和消毒液：「三天出圖紙，七天出設備，十天出產品」。深圳的這家汽車公司，用了四十八小時，建了一條生產線，口罩日產量達五百萬個。這場疫情刺激中國探索創新，從藥物到制度變革。

一場大疫，是對社會與人的生命的摧殘。但同時也是對人性，對人的道德品質和社會制度的考驗和淬煉。其實這對香港來說也是另闢蹊徑的「藍海策略」，讓逆境成為新的成長引擎。當前的困局也許會刺激香港人更多的反思，也檢視香港政治上的缺失與瘋狂，更希望能喚醒港人的人性。香港不僅要消滅病毒，讓疫情遠去，也要建立更好的制度，尋回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要找回香港人的魂。